

沈德潜唐诗选本考辨*

王 宏 林

在明清以选诗而著称的诗论家之中,沈德潜是值得关注的一位,其对唐诗的编选尤为后人重视。一则其唐诗选本修订多次,时间跨度达四十余年,堪称用力最深;二则其《唐诗别裁集》重订本被视为取材较宽、品评精当的佳作,盛行不衰。更为难得的是,不管是早年的稿本还是之后的几次修订本,经历近三百年之后仍存于世,这对我们了解唐诗选本的编选过程和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前后期变化无疑具有重大价值。本文即对这几部选本略加介绍,并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唐诗宗》不分卷本

该本系钞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现存四册,封题“沈确士钞本唐诗宗”,扉页题“唐诗别裁”。前有沈德潜和陈培脉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序文各一篇,次为凡例,次为正文。第一册正文题作“唐诗宗五言古诗”,并有朱文“确士”、白文“沈德潜印”印章;第二册正文题作“唐诗宗七言古诗”,有朱文“确士”印章;第三册正文题作“唐诗宗五言律诗”,有白文“德潜”印章;第四册分两部分,上半部正文题作“唐诗宗七言绝句”,有白文“沈德潜印”印章。以上正文题下皆注“长洲沈德潜确士选”。第四册下半部题作“唐诗宗阙编增入别裁定本”,下注“长洲沈德潜确士、陈培脉树滋同选”,无钤印。关于此书的著录,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目录卡片曰:

《沈确士抄本唐诗宗》,清沈德潜撰,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钞本,四册一函,线装。1,唐诗别裁五古;2,唐诗别裁七古;3,唐诗别裁五律;4,唐诗别裁七绝、补编。

这大概是受扉页“唐诗别裁”之题的影响而将内容著录为“唐诗别裁”。观其各册正文分别题为“唐诗宗五言古诗”、“唐诗宗七言古诗”、“唐诗宗五言律诗”和“唐诗宗七言绝句”,此选《凡例》最后一条亦云:“诗有脍炙人口而集中未及收者,如七言古诗,初唐《帝京篇》、《长安道》等作,婉转环生,极工富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6JC75011—44005)暨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成果。

丽。后如张、王之恬静，元、白之近情，长吉之荒诞诡奇，飞卿之秾纤秀丽，皆一时杰作。恐途径多歧，俱未入选，此中微意可参《唐诗宗》。”故此选书名及内容均应作“唐诗宗”为妥^①。

从笔迹判断，该本并非沈德潜所钞，但却保留了沈德潜增删作品的批语和对诗作的评点。选中有26首诗的眉批作“删”，分别是五古：岑参《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孟云卿《古别离》、杜甫《得舍弟消息》、《草堂》、《早行》、刘长卿《幽琴咏上礼部侍郎》、韦应物《拟古》“黄鸟何关关”、李观《宿裴有书斋》；七古：王翰《饮马长城窟行》、韩愈《听颖师弹琴》；五律：陈子昂《赋得妾薄命》、李白《杭州送裴大泽时赴庐州长吏》、《江夏别宋之悌》、《送殷淑》、《观胡人吹笛》、王维《山居即事》、孟浩然《题融公兰若》、杜甫《西阁夜》、刘长卿《秋杪江亭有作》、《送侯侍御黔中充刑官》、《过湖南羊处士别业》、钱起《送僧归日本》、皇甫曾《乌程水楼留别》、张祜《题樟亭》、李商隐《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戏赠》、《陈后宫》。另外还有8首诗作的眉批有“删”字，却又被划去，分别为五古杜甫《玄都坛歌》、七古骆宾王《咏蝉》、五律储光羲《题陆山人楼》、祖咏《江南旅情》、刘长卿《余干旅舍》、《宿北山禅寺》、《海盐官舍早春》和皇甫冉《途中送叔三兄弟》，看来沈德潜曾将这8首诗删除，后又重新保留，这表明此选至少增删两次。

此选也是后来刻行的《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的底本。首先，第四册下半部“唐诗宗阙编”下注“增入别裁定本”，明确表明以下作品增入《唐诗别裁集》。这些作品共计158首（其中五古部分包括陈子昂《感遇》十六首之第九首等共23首诗作，七古部分包括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等34首诗作，五律部分包括刘庭芳《晚春》等33首诗作，七律部分包括宗楚客《奉和幸安乐公主山庄应制》等28首诗作，五言长律部分包括杨师道《还山宅》等20首诗作，五绝部分包括李益《鹧鸪词》等19首诗作，七绝部分为杜审言《渡湘江》），皆见于《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相应诗人之下。

其次，从卷次安排来看，此选第二册七古杜甫上有批语“卷四起”，而《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的第四卷正是从杜甫开始。第三册五律上有批语“卷五”，而《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的第五卷正是从此开始。即《唐诗宗》不分卷中的卷次安排意见皆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得以体现。

第三，从诗人顺序来看，《唐诗宗》不分卷本的诗人顺序与《唐诗别裁集》十卷本有两处不同：一处是七古中的梁献，原在骆宾王后，上有批语“此首在孙逖下”。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梁献正好位于孙逖之下；一处是五律的李冶和元淳，两人共入选三首诗，原在释齐己之下，《唐诗宗》不分卷本在释齐己处批写道：“以下三首，应添入贾岛下，许浑前。”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

^①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云此本为稿本，共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云此本为“稿本”，俱不妥。

此两人的三首诗作正好处于贾岛和许浑之间。即《唐诗宗》不分卷本对诗人顺序的安排意见也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得到了体现。

第四,《唐诗宗》不分卷本有26首诗作眉批有“删”字,这些诗不见于《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另8首诗眉批的“删”字又被划去,这8首皆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予以保留,可见《唐诗宗》不分卷本对作品增删的意见也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得到了体现。因此,《唐诗宗》不分卷本可以确定是《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的底本。

另外,此选缺少七言律诗、五言长律、五言绝句部分,显系残本。其中前三册五古、七古、五律与《唐诗别裁集》定本相比,分别删除了8首、2首、16首作品,增加了23首、34首、33首作品,改动较大。第四册七绝只增加一首《渡湘江》,非常接近后来的《唐诗别裁集》定本。再结合下文将要论述的《唐诗宗》十七卷本七绝部分,笔者推测第四册七绝部分可能是后来补录,已非《唐诗宗》稿本原貌。

二、《唐诗宗》十七卷本

《唐诗宗》十七卷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为抄本,共六册。此选前有沈德潜所作《唐诗宗序》,内容与《唐诗宗》不分卷本前面所附沈德潜序文基本一致,惟最后一句不分卷本作“长洲沈德潜题于黄叶夕阳村舍”,此处作“长洲沈德潜撰”。次为《例言》,与不分卷本《凡例》完全一致。《序》和《例言》后均有沈德潜白文“确士”、朱文“德潜”印。正文每卷皆题“长洲沈德潜确士选,门人卢铉鼎臣手录”,下有卢铉钤印一或二个,分别为“卢生”、“鼎臣”、“铉印”,另有表现沈德潜诗学理想的朱文钤印一个,分别为“鲸鱼碧海”、“穆如清风”、“生民是程”。全书笔迹统一,可断定是卢铉一人手录。

由于不分卷本《唐诗宗》为残本,十七卷本《唐诗宗》应该是沈德潜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唐诗选本。此选序文明确标明《唐诗宗序》,《例言》最后一句为“此中微意可参《唐诗宗》”,正文中各卷卷首皆为“唐诗宗卷某”,故可以断定卢铉抄录时所依据的底本必然名为《唐诗宗》,而不是陈培脉参与编选工作之后所改作的《唐诗别裁集》。另外,保留在《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前的陈培脉序文不见于此选,且每卷卷首均注“长洲沈德潜确士选,门人卢铉鼎臣手录”,可以判定陈培脉并没有参与《唐诗宗》的编选。

《唐诗宗》十七卷和不分卷本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十七卷本的五古、七古和五律是以不分卷本第一次修订为底本而抄录的。上文言不分卷本至少经历了两次修订,26首诗作眉批有“删”字,8首诗作眉批的“删”字又被划去,这34首作品都不见于十七卷本,可知卢铉在抄录时依据的是沈氏第一次增删的意见,故没有抄录这些作品。因此,《唐诗宗》十七卷本的五古、七古和五律是以《唐诗宗》不分卷本第一次修订为底本抄录的。

另一方面,不分卷本第四册的七绝部分产生年代却较十七卷本晚,即十七

卷本的七绝很可能是不分卷本的底本。原因有二：一是十七卷本的七绝共收录 67 人 168 首作品，和不分卷本所收 80 人 220 首作品相比，人数反而减少 13 人，诗作减少 52 首。由于沈德潜这几部唐诗选本总的趋势是逐渐增补，故笔者大致判断就七绝部分而言，十七卷本的编选可能在前，不分卷本在后。二是不分卷本的七绝部分加上“阙编”所录 1 首杜审言《渡湘江》之后，与后来刻行的《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完全一致，最接近定本，故推测其产生年代可能晚于十七卷本。

三、《唐诗别裁集》十卷本

沈德潜《自撰年谱》曰：“（康熙五十四年）是岁，予批选唐诗十卷，名《别裁》。”又曰：“（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唐诗选本树滋从广南刻成。”可知此选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于广东。此选大陆现存多部，笔者所见为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六年碧梧书屋初刻本。前附沈德潜和陈培脉序，次为凡例，然后附“参订姓氏”，包括张云章、杨宾等 41 人。每卷皆题“长洲沈德潜确士、陈培脉树滋同选”。

陈培脉，字树滋，号耻庵，江南长洲人，国学生。沈德潜《陈耻庵遗诗序》云：“予生平交友，往往以诗作合，故历数朋好，诗人独多，而相识最早者独数陈子耻庵。耻庵长予三岁，与予定交年才二十馀。时俗尚南宋人诗，耻庵冰雪在襟，夷然不屑也。”^①陈培脉年长沈德潜三岁，当生于康熙九年（1670）。又云：“先耻庵而没者，张子永夫、方子冀朔、徐子龙友、顾子嗣宗、吾兄方舟、方外樾亭，而方子东华，旋继耻庵而没，数馀年间，半伤凋落。”按，徐龙友卒于雍正三年（1725）^②，陈培脉当卒于此后不久，年约五十六岁。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评陈培脉曰：“诗宗法盛唐，晚游新城尚书之门，所诣益进。”^③联系上文所言“时俗尚南宋人诗，耻庵冰雪在襟，夷然不屑”之论，可知两人在当时宗宋的风气下，都是宗唐，故有合作编选唐诗之举。

《唐诗宗》十七卷本是沈德潜独立所选，《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乃与陈培脉合作，两选对诗作的评点基本一致，主要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卷数安排。《唐诗宗》十七卷本中，五古 4 卷、七古 3 卷、五言律诗 3 卷、七律 2 卷、五言长律 2 卷、五绝 1 卷、七绝 2 卷。《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中五古、七古、五律、七律都是 2 卷，五言长律和五绝共 1 卷，七绝 1 卷，似乎更为有序；二是作品取舍。《唐诗宗》十七卷本入选作品 1482 首，《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入选作品 1603 首，所增加的 121 首主要集中在七古、五绝和七绝，分别是 28 首、47 首和 44 首。其中七古部分李白增加了 2 首，杜甫增加了 16 首，韩愈增加了 10 首，推

①沈德潜：《归愚文钞》卷十二，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②沈德潜《自撰年谱》：“雍正三年（1725）乙巳，年五十三。七月闻徐子龙友歿于广南，失一良友矣。”又沈德潜《徐龙友遗诗序》云：“龙友少余三岁，没时年五十。”（《归愚文钞》卷十二）。

③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1027 页。

崇以李、杜、韩为代表的雄浑阔大风格的意味稍微明显一些。其他各体的增删情况不像七古这么集中,尤其是五绝和七绝部分,虽然《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与《唐诗宗》十七卷本相比各增加 40 多首,但四唐诗人都有,且每人不过数首,并没有改变《唐诗宗》的基本诗学倾向。

通过两选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唐诗别裁集》编选过程中,陈培脉对作品的增删、此选的命名和卷数的安排提出了一些主张,应该说《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绝大部分诗作的选录、评点都是由沈德潜所完成的。《唐诗别裁集》卷首沈德潜序文所言“因偕树滋陈子,取向时所录五十餘卷,删而存之”相当强调陈培脉的作用,可能是朋友之间相互推崇之意,陈培脉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

四、《唐诗别裁集》重订本

《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刻行四十餘年后,沈德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加修订,厘为二十卷,是为《唐诗别裁集》重订本。此选流行甚广,有多种翻刻本、评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排印本和影印本。这次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增入诗人小传和诗话。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都有诗人小传和前代对诗人的比较典型的评语,《唐诗别裁集》重订本增加了这些内容,以合于沈德潜其他诗选的体例。

第二,注释更加详细。如陈子昂《感遇诗》“众芳委时晦,鶗鴂鸣悲耳”一句,十卷本无注,重订本增加注释曰:“‘悲耳’,悲人之耳也。语本陆机。”增订的注释主要是诗句和语词的出处,诗意的引申与解释等。

第三,例言的改动。删除十卷本的四条例言,这四条分别是:

1.前辈谓说诗惟虚者活者,可以体度发明,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失考,强为注释,彼此互讥,不如姑阙其疑。愚于诗人托兴微妙,隐而不露者,随所玩习,聊为笺释数言。至于事迹典故无可援据,姑从阙疑,犹前人志也。

此处沈德潜认为前人对“事迹”或“典故”的注释有“强为注释”之弊,因此为了避免牵强的情况而“聊为笺释数言”或采用“姑从阙疑”的审慎态度。重订本中,沈德潜意识到这个选本既为初学者入门之指导,故对“事迹”“典故”要考证明确,对诗意应发明引申,因此不再“聊为笺释数言”,而是力求详明。

2.唐诗选自殷璠、高仲武后虽不皆尽善,然观其去取,途径自一,惟王介甫《百家诗选》,杂出不伦,若近人选本,但备唐贤姓名,风旨安在?集中所收不专一格,要以雅正为归。

3.诗有脍炙人口而集中未及收者,如七言古诗,初唐《帝京篇》、《长安道》等作,婉转环生,极工富丽。后如张、王之恬澹,元、白之近情,长吉之荒诞诡奇,飞卿之秾纤秀丽,皆一时杰作。恐途径多歧,俱未入选,俟另编入附览中。

十卷本虽云“集中所收不专一格”，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此选对许多诗人相当排斥。重订本特意增入初唐诗人及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贺、温庭筠等人的作品，故删去这两条例言。

4.长篇诗，指出段落乃见眉目，如杜诗中《北征》、《送重表姪》、《谒先主庙》等作，略为标出，使阅者心目了然。举一反三，待善悟者。

此条所言似乎和选诗关系不大，仅涉及对诗文的评选，也许沈德潜认为放在例言中不甚合适，故删。

第四，作品的增删。重订本收诗 1936 首^①，较十卷本新增诗作 474 首，删除 141 首，实际增加 333 首。修订之后，初唐诗所占全书比例由十卷本的 11.6% 降至重订本的 9.7%，盛唐比例由 50.2% 降至 42.6%，中唐比例由 26.4% 增至 32.7%，晚唐比例由 11.8% 增至 16%，即大量增加中晚唐之作。另外，入选数量前十位诗人在修订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十卷本位居前十位的诗人分别是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岑参、刘长卿、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和孟浩然，盛唐和中、晚唐各占 5 位，但前五位有 4 位属盛唐。重订本前十位诗人分别是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白居易、岑参、刘长卿、李商隐、韩愈和柳宗元，盛唐占 4 位，中、晚唐占 6 位，且白居易骤升至第 5 位，盛唐孟浩然的排名落到 10 名之外，同时中、晚唐著名诗人（如刘禹锡、张籍、王建、李贺）诗作数量都有显著增加。就诗学倾向而言，重订本《唐诗别裁集》大量增加中晚唐诗作，有意改变十卷本独尊盛唐的特点，这使它和前代推尊盛唐的著名选本《唐诗品汇》、《唐贤三昧集》区别更为明显，从而形成了以李、杜为宗、兼及中晚唐的选诗特色。

综上所述，沈德潜唐诗选本有两个系统：一是由《唐诗宗》不分卷本到《唐诗宗》十七卷本；二是由《唐诗宗》不分卷本到《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再到《唐诗别裁集》重订本。在这几部选本中，《唐诗宗》不分卷本是现存最早的沈德潜唐诗选本的残本，十七卷本则是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沈德潜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为最早之刻本。《唐诗别裁集》之所以盛行于后世，与沈德潜晚年的修订有密切关系，后代评价沈德潜唐诗选本“采择精详”、“选面较宽”正是针对重订本而言^②。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①数量统计所依据的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唐诗别裁集》，此版把三首重出作品各保留一首。它们分别是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既见于五古，又见五律；张谓和严维各有《同王征君湘中有怀》，祖咏和鲍溶各有《泊扬子岸》，文字全同。

②如清叶绍本《唐诗别裁集引典备注序》曰：“此书采择精详，评鹭确当，三唐门径，了然可寻，而无偏倚凌杂之病，此《别裁》一集所以行之几百年而卓然不可废也。”（沈德潜选，俞汝昌增注：《唐诗别裁集引典备注》，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河南大学图书馆藏）《唐诗选本提要》评《唐诗别裁集》：“选面比较宽，许多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都能收进，确能较全面地概括了唐诗的风貌。”（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第 320 页）